

莆陽文輯

卷二

蘇子如
和
PDG

莆陽文輯目錄卷二

邑人涂慶瀾耐盒編

男開棻少海校字

開棠叔芾
開棻季方

筆劄紛綸各含殊采貽書往復箴規斯在唐宋迄
今鴻篇如海駢儷之文亦畧附採輯書啟三十七

首第二

上宰相元衡宏靖書

唐林蘊

與王雄書

唐黃滔

答趙內翰書

朱蔡襄

上宰相書

宋鄭樵

與朱元晦

宋林光朝

與楊次山

林光朝

與真西山書

宋陳宓

答傅諫議書

宋劉克莊

與曹侍郎幽書

宋方大琮

報僕巡警書

宋陳文龍

答峻都元帥書

陳文龍

復福清許侍郎姻家書

陳文龍

謝某啟

宋方信孺

復潘太守書

明柯潛

寄王伯安書

明林俊

答張白齋郡伯書

林俊

奉林見素書

明陳茂烈

與吳太守論水利書

明朱泚

奉張相公座師書

明魏一恭

與吳安止少司農書

明王家彥

答黃若木啟

明周嬰

答董然明啟

周嬰

與友人書

明余懷

上史道鄰閣部書

明林嵎

與夏彝仲書

林嵎

上王阮亭書

國朝林人中

與侯官高雲客論詩書

國朝林向哲

上王季重先生書

國朝曾世爵

與彭無山書

國朝劉渭龍

復劉秋水書

國朝彭鵬

復高章之

其倬書

彭鵬

寄宋牧仲中丞書

彭鵬

報宋商邱書

彭鵬

復陸萊臧司馬

國朝

陳池養

上林少穆尙書論行鈔書

陳池養

再上林少穆尙書書

陳池養

與林岵瞻比部書

陳池養

與涂海屏書

國朝

宋際春

上宰相元衡宏靖書

唐林蘊

陸賈有言。天下有事。屬在將。天下無事。屬在相。伏維我相公兼將相之重任。執殺生之大柄。蘊亦竊被教化。忝在陶鈞之內。四海安平。某則與歌虞贊魯之人。爲儔。苟有妖孽。安敢不隳裂肝膽。爲相公之心腹乎。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伏願相公少賜採擇焉。道路云云。以爲淮西兇黨侵犯疆鄙。某伏料相公制置如在諸掌。然舜有天下。闕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欲天下之誠僞畢見矣。平津侯開東閣。延天下士。欲天下之美惡畢知矣。伏維相公

抱赫赫濟時之畧。佐明明聖上之朝。某竊願相公以平
津之德。致聖上廣帝舜之道。使天下之事。可運而實。諸
掌則淮西之寇。不足以爲患矣。某幼讀書。不求甚解。但
見古人有建功立事者。心則慕之。以是十試藝於春闈。
竟不成名。今爲河朔一從事耳。苟不自言。其誰爲言於
相公乎。且人生天地間。必合達天地之性。苟違天地之
性者。是天地之棄物也。今淮西兇黨。是天地已棄之物。
相公誠順天而誅。豈不偉歟。某竊聆議者。謂淮西兵強。
不與恆鄆兩軍犄角相應。此皆腐儒豎子之言。不足與

相公計大事。何者。自兵興已來。僅六十年。人皆尙武。各思功業。彼或有逆。此則有順。以順討逆。往無不尅。自國初垂二百年。時有悖逆。孰爲存者。今天下藩鎮六十甲士百萬。雖有依違未盡化者。不四三所耳。議者若以爲淮蔡強。則陳許安得而弱乎。況以人敵人。彼亦人也。以兵刃敵兵刃。彼亦兵刃也。或示其弱。則過不在士卒。伏計此事。已經相公心矣。某請徵四年冬。出師討恆陽之事。明之初。王承宗阻兵。盧從史潛應。天兵欲進。賊必知之。况內邱與臨城祇二十里。北爲賊境。南是天兵。兩處

傍山皆置死地。堯山與高邑共據一川。若盧從史必議引兵直進。則趙州高邑可立屠之。此既不備。彼又得計。豈得賊勢強而天兵弱耶。德宗朝韓全義統師自取退。而蓋緣淄青諸州。悉會用兵。所謂闇齎盜糧。不得不敗。且兵以售死爲效。國以厚錫爲誠。某竊知此者。行營師徒苦役。錫賚納於將帥。飢寒加於士卒。欲其破虜。其可得乎。又朝廷獎用多藉舊人。蓋取官崇。或言望重。殊不料彼已崇重。更復何求。以此取人。往往皆失。某輒賀相公。昨者制置已得其人。陳許李光顏。安州李聽。唐州田

秀誠忠功克立。某亦素諳。伏願相公任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絕常鄆兩處。莫許知聞。其餘連城。惟在感激人。一其性。豈不易圖。如此則相公之功。不後郭尙父李令公矣。豈汾陽臨淮獨專美於前歟。議者若以爲恆冀強梁相公。則以魏博澤潞制之。淄青暴慢相公。則以梁宋徐泗制之。以天下無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數之兇賊。孰謂不可。某又竊願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巡諸道將帥。有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按之。士卒有被飢寒者。以其赤子保之。如此則忠勇奮起。姦謀自殄。倒戈脫劍。不日可期。

某久歷險難。多見成敗。比被劉闢欲殺。無人薦論。本使程僕射入朝時。再三邀請。某以謂已出萬死。固求一伸。窮困蹉跎。竟無知者。程僕射禮惠逾厚。某又愛彼功名。至元和十六年。方受奏請。既奉恩詔。兼授憲官。心期佐戎。必擬立事。自到河北。首末四年。羣情所難。某意獨易。蓋以朝廷典法。率而行之。道路皆知。無不驚駭。況留家口。竝不將去。今年八月內。蒙程僕射薦歸闕庭。幾及半年。未蒙公論。伏以西南東北。兩處從軍。自執庸愚。不失誠節。今當相公舉直之日。是某幸得盡言之秋。仰望陶

鈞置諸倫品。柔遠之道。此爲事先。不宜某再拜。
按蘊字夢復。貞元四年明經及第。爲西川推官。劉闢
將殺之。斥爲唐昌尉。程權辟掌書記。權上四州請吏
軍中挾權拒命。蘊以大義諭諸將。權始得去。遷禮部
員外郎。出爲邵州刺史。

卷之五

五

五

與王雄書

唐黃滔

蒙示盛文。拜納之日。焉可無言。某不業文。誠可儷偶。其辭以贅方寸。既再而思。夫儷偶之辭。文家之戲也。焉可齎其戲於作者乎。是若揚優喙。干諫舌。啼妾態。參婦德。得不爲罪人乎。是乃掃除聲律。直寫一二強名曰書。幸垂聽覽。頃越之苾工。遊蜀之錦肆。錦工以之示肆人。皆哂越工曰。誠紆雪之。與梭霞異諸。然其經緯之如此。文章之若彼。咸言其極。某今獲閣下之文。雖莫我知。亦庶幾於越工之言。蜀錦至如典謨之比。甯敢輒言。若復韓

校書兩寓沈先輩。永崇高中丞。安邑劉補闕。已上十篇。
書指陳時病俗弊。敘述飾躬處已。講論文學興廢。指切
知已可否。雖常人俗士。見之亦宜感動。況吾曹乎。則知
十舉而未第者。抑有由也。夫以唐德之盛。而文道之衰。
嘗聆作者論近日場中。或尙辭而鮮質。閣下能揭元次。
山韓退之之風。故天所以否其道。室其數。使若作騷。演
易。皆出於窮愁也。復何疑焉。今之人。皆謂番禺駢寶貨。
遊者或務所獲。某之來也。得閣下之文。爲至寶奇貨。充
所獲。豈不厚於他人哉。願閣下脂韉躍轡。薦計貢闈。高

取甲乙第然後使人人知斯之寶貨異於是也元次山
韓退之之風復行於今日也無令鄭濬孫泰李瑞閔廷
言陳嶠數公寂寞而已幸惟志之不宜某再拜

按滔字文江乾甯初進士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充
武威軍節度推官梁禪不復西依王審知以終中州
名士若韓偓隱避地至閩者悉主之有文集泉州
秀句集